





天宋文鑑卷之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東平樂郊池亭記

先秦古器記

澶州瀕丘縣重修縣治記

萬安渡石橋記

諫院題名記

獨樂園記

信州興造記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桂州新城記

劉

劉

劉

江

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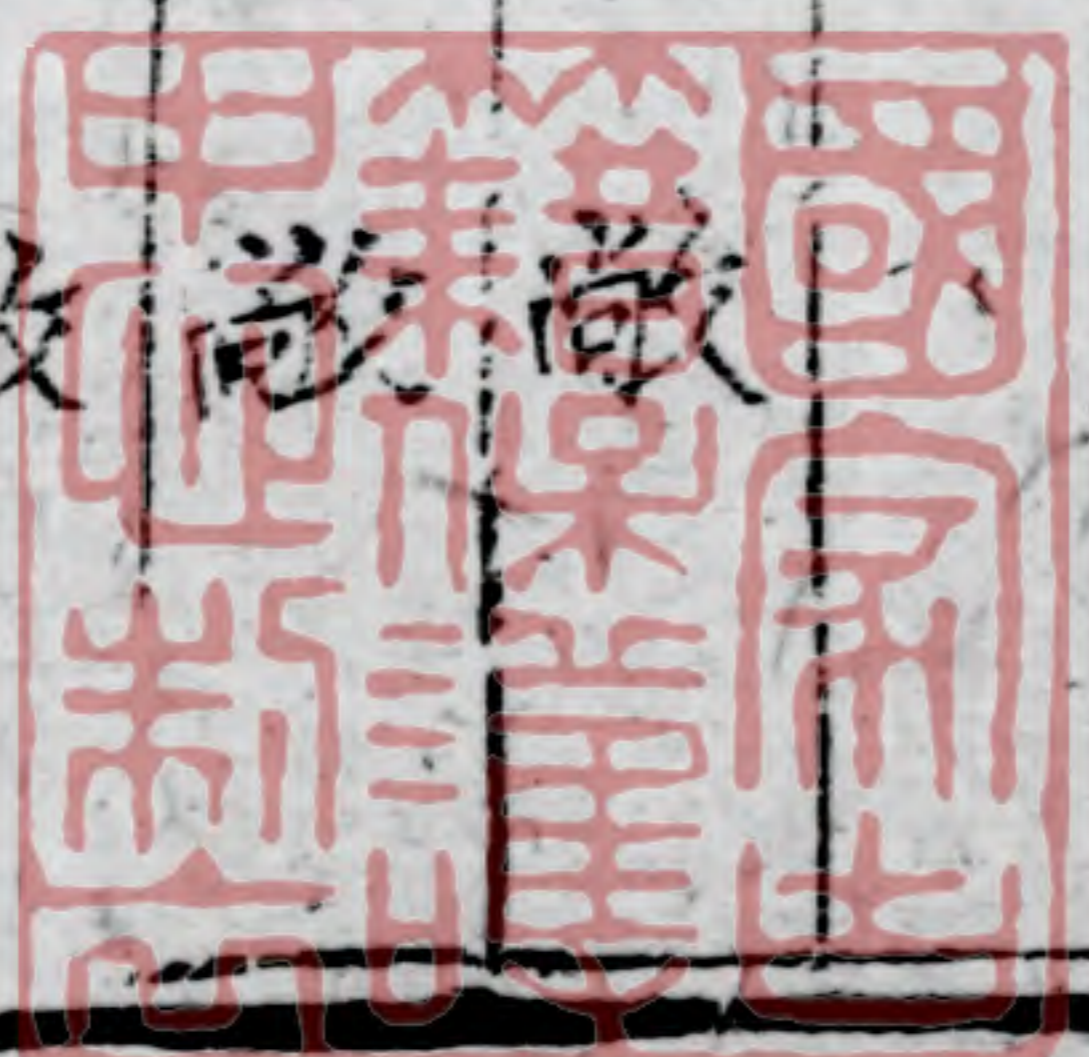
司馬

司馬

王

王

王



休復

襄

光

光

安石

安石

安石



張尚書畫像記

木山記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仙都觀三門記

王沂公祠堂記

蘇洵

蘇洵

張伯玉

曾鞏

曾鞏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  
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  
幼相與讓其失蓋以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伍代之  
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  
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降者也有齊魯之間弦誦

闕然况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  
為魯人建學緣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  
樂老師宿儒幼于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  
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  
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食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  
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  
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  
之素也其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  
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邛隆  
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膺惠于齊魯維  
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既晦  
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



校乃敦詩書翼上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  
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祖徠之  
松新甫之栢我作此堂以告無窮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  
然後乃能為國非以厚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  
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駟之詩是已不然則敲上者墨  
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放度數曰入我之養華足而止亦瘠矣夫  
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為重其地千里其四  
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  
享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  
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

廢蓋又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  
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駟之美而况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  
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藝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  
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敷池  
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  
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  
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藉松栝  
槐栢榆柳李梅桃李棗栗栲栢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  
竹汶丘之篠澤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纘孔林之楷香草奇藥  
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凌芡蘭菊苻節可玩而食者  
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  
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料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兗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謀次其世謚迺為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 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郭言言淇河渾渾轟為巨防扼為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霄奔講言

終驪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摠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為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頗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暮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成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廡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墜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為過在 下以為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天培遊隙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



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崇趾于淵醜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淳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樂合譙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勤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

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忍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墜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人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



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莢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艸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輾輾至于太

室命之曰見山臺迺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日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忘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社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獨伴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托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舍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迺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迺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疆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疆怙柔隱訕發舒旣政大  
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  
常誅夜漏半水破城城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  
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  
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  
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佐  
材費於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  
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  
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  
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  
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寔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  
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  
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  
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廼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  
此其賢於世吏則速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  
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甲元姦宿蒙舞手以乘民而民  
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得民相與誅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  
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  
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

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  
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馬廩屋數十椽上破而



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出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託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巧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繁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降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懷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狹橫而窺中國方是時



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頽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倣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未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葺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至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人吏孰為憂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敬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



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歐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君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

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博慨有大節以度量推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冠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母敢或訛訛言不祥徃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視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黍黍與與倉庚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去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疆之以為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

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庶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臺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決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楠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棗椀圻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庫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



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  
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  
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  
以順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  
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短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  
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  
而成不頌而治啟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  
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  
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  
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  
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  
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遊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

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  
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利樂石庶幾求  
永無忽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  
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饑  
其外盡在田田高下曉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杼無  
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  
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  
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米父母兄弟夫  
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  
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



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墓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為一日千出  
雖答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  
皆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  
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  
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樓客之廬齋庖庫庋序列兩  
旁浮圖所用鏡鼓魚 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  
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  
有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膏施  
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  
傑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有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  
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  
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  
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發之  
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  
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  
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其矣其法之番昌  
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  
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  
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遣此以  
安且食其級使世之所行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  
其法之番昌人力周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後也宜



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暈相其室無不修而明獨草曰是不足  
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暈里人也不能辭  
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  
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暈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  
予言為厲已也夫

大宋文鑑卷之七十九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

記類

兜率院記

曾

鞏

擬峴臺記

曾

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筠州學記

曾

鞏

齊州二堂記

曾

鞏

道山亭記

曾

鞏

霍丘縣驛記

王

回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毘彌陀閣記

李

泰伯

表州學記

李

泰伯

義田記

錢

君倚





批率院記

曾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勑耒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官廬百十大抵穹壙與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頹伸而為金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官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取愚

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所批率院在治之四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犀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廡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既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予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術術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於心而撥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



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開<sup>郭</sup>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  
蓋藏棄委於榛藜蕪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  
甃與士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元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  
為臺以脫埃氣絕頑巖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花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檣沙禽水獸下  
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  
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跪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  
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  
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  
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  
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

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藹  
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  
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士  
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  
且洽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  
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  
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揚國  
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  
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  
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



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  
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  
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勸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  
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  
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士門同  
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  
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  
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  
夫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夫所而不自悔者蓋未  
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  
而已君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

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  
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  
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  
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  
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  
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  
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  
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  
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  
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  
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為



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徇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

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歟令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



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  
者固善之端而入至所難至也以令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  
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  
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  
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  
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詹相州之東商  
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廩  
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  
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  
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

齊州二堂記

曾鞏

作非獨使大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者予之  
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  
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  
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在河東雷澤在齊  
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齊  
陰負夏衛地皇甫縉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陶丘其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  
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  
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齊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



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於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為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矣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益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涯涯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堂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後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

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井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曹 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側之谿上



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  
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  
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膠  
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泐  
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  
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  
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工中所謂  
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  
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  
門庭麓多築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  
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  
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  
山嶽崱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  
簟席而盡於西臚程公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  
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  
且險又將抗其恩於埃壘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  
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  
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令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擇記

王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  
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  
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類若歸服賀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



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又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息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為苟悅使客市息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又於其秩而思脫譏以蒲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岐旁它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里境內所苞若干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

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壑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偏側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續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而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并廐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益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為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推古之章而歎今為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為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

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文六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震紉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辨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繁此之由故嗣如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德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從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南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大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寂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靡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丞丞計先共謀者文憲宗王既而憲住他院王亦遂輟克有終者推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憇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

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



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  
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頴川陳君某  
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為廼營治之東北  
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黜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  
室房蕪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  
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  
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  
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  
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  
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  
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辛猶當伏大

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  
意若其弄筆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 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  
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  
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  
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緡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  
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娶  
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  
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  
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師及參



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役後世子孫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掌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墓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章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

士蘊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為滿中瘠者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卷之二十一 言類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記

夔州大順城記

澠池縣新溝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清溪亭記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七門廟記

秦州玩芳亭記

新脩東府記

新脩西府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張載

趙瞻

章望之

王安國

沈括

劉攽

劉攽

陳繹

陳繹

劉摯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乘  
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  
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 宋卷盡  
而勤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海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  
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鍤刑斧誅選行能者  
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兵勁我  
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  
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  
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  
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  
豎汝斧汝于汝誅汝勤汝與旣戒旣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士編繩

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  
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疆營其衆累百  
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  
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  
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  
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  
以飲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  
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澗池縣新講記

趙瞻

澗掖巖欹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注邑中途湍缺  
濤聲震淫奔射自道距岐以泓于劇衢康達已乃洩于川邑之民  
行者表深居者附高木擁槍鬪網防倍靡以易厥韜承習生常恬



不怪憚吏耽耽第養威堂皇上坐廣卧安烏即民某由此故城中  
地寢久注蝕滯為坎宮車陪馬跌究噴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為縣  
凡民病政蠹饒剔燿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所經歷  
决邑之北偏曰魏家會濬仞夷洒並偶而東順達于谿鍾田千有  
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功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願  
直工一月已既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濇  
如避善政如伏巖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後肆民家按堵所  
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而不  
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啓塞從時則違時僦工猶趣興役况是作  
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遠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則葺舊補敝猶為按職况是舉也揭為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  
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

澠作新溝庶使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天利大吉登州新造納川

章

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為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

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

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

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菴鼉魚鼈之

所錯秘惟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

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蓋耳目廣則

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

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宇然後知世無珍味聞蕭韶然後

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

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漢之為登州也為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



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  
事不煩其可以為寓目敵心之雄殆無與元者豈非助大丈夫曾  
臆之一端歟淚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  
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  
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  
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誄其交賓接  
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使去為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  
作之心充斤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 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  
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  
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是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

廷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  
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  
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闔闐之萬家於千峯  
之繚繞朝暘瞳矇破氛霧於噴玩縹渺之石而水控山動於玲瓏  
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  
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廢交  
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襄見  
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  
之氣而馳騫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  
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  
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  
隙獲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之



樵橋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第答之聲交於吾耳也弄憤  
穿履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擊跽折旋  
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為夫君者厭於  
局束行者甘於憇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為我不能久於處  
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晚宴遊之設乎俗階於不怨而萬事之陵  
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  
矣吾為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  
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  
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為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為之記者臨川  
王安國也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

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聲動遠  
勢如擣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  
於吏吏之自其亦以此則因謂之者治豈所謂治耶吾王君聖矣  
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為其所難剝摧斷裂之故不  
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  
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  
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下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  
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既然喜言三晉戰國  
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  
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躡漳南  
蹶上黨有瓦頰償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  
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



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壘者問其居人其既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廩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美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迺為民畎澮舒何以廣溉浸信為始甚至馥時廢而後修耳昔死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

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分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頊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弃國見省而子彛亦用力戰王是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彛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彛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彛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彛之死泯滅無聞又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立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



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深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櫛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凌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綵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

生非為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謀而不食為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 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君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持遺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與衛驪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廡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



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  
日下畫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  
畫新制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考皇鈎折繪  
圖以聞即判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  
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  
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  
書十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  
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  
為過後下不為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  
鼎滿筵粉紉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饜題之龔密俯而攝其衣則  
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知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  
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

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  
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遠  
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安遠無有限節郡國  
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  
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濱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  
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設位出于一切其煩文  
虛器陞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 宋興之初平定四  
方焯燿神武遂一字內頗用戰勲伐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  
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 皇帝  
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  
制文武弛張各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曰者禮之分也位  
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



則任責之理發而百事隨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觀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 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庶下廷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官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此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摠天下之兵

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 國朝復置副貳發書

直學士之各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

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

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

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

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閣巷終日不得與

工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

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為西府於是其有司知上之所以

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

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

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

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



刑震耀偃然瞻折於萬里之外意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大仰而  
登則恩見於懷相俯而屢則禮見於階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  
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 摯

秘書丞衛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  
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  
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為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  
著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  
山民慄猾輕為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為盜又不知禁其已然  
尚曰為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  
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  
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搃以大亭勝曰閱武以時

臨視其藝衆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謹  
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為功然願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  
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夫  
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  
者書之亭上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記

墨君堂記

淨因院畫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眉州遠景樓記

莊子祠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放鶴亭記

文與可畫筴管谷偃竹記

南安軍學記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文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同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東軒記

蘇轍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

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狀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



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孿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手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補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足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植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陟其流探其源採剝其



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為已有廢於文詞見於行事 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養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所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

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章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丁漏力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異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爰而章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為常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



視其言語動作輒予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  
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  
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奇衆以為  
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比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  
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  
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  
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  
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  
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  
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居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  
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  
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莊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  
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  
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



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開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  
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  
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終曰而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  
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  
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  
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

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  
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  
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  
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  
芻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  
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  
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  
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  
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  
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  
卒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



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悔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萊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

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神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猶



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處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筍當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螻蛇蚶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

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泓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鞞材當萃於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



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伯五千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箕營谷偃竹遺予曰此有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箕營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賚洋州三十韻箕營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宵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按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音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今亦載與可疇昔悲哭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

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齋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謔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則用之不峻者則威之屏之彙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蓬有存由此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賦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



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抱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市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青不樓剽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

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靡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教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無媿於古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謙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下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 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負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顛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劔南西川原壑衍沃吐庶豐夥金縉紵絮天灑地發裝覬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謂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皆既非齷齪循索歲月者



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缺缺始云其可  
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  
曲庫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翦然蔽沒蓬蒿嚮所泄者未  
遑營之職方負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少  
才擢既至故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華峻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  
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  
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  
今復杖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視斥其地墻為一圃  
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厦曾不累  
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霽延廡衡攔擁衛牕戶通索若翔而尚  
矯將蟠而復振竒巒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施珍木悅真賞于其  
下寬袤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  
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軾

而外臺之律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不以載疑事  
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  
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  
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夸示末又然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  
寧守上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  
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蓋老相與來告  
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飾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尤工為祠堂真使春秋修其  
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邊豆有列賓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



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淚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汙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憤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輕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

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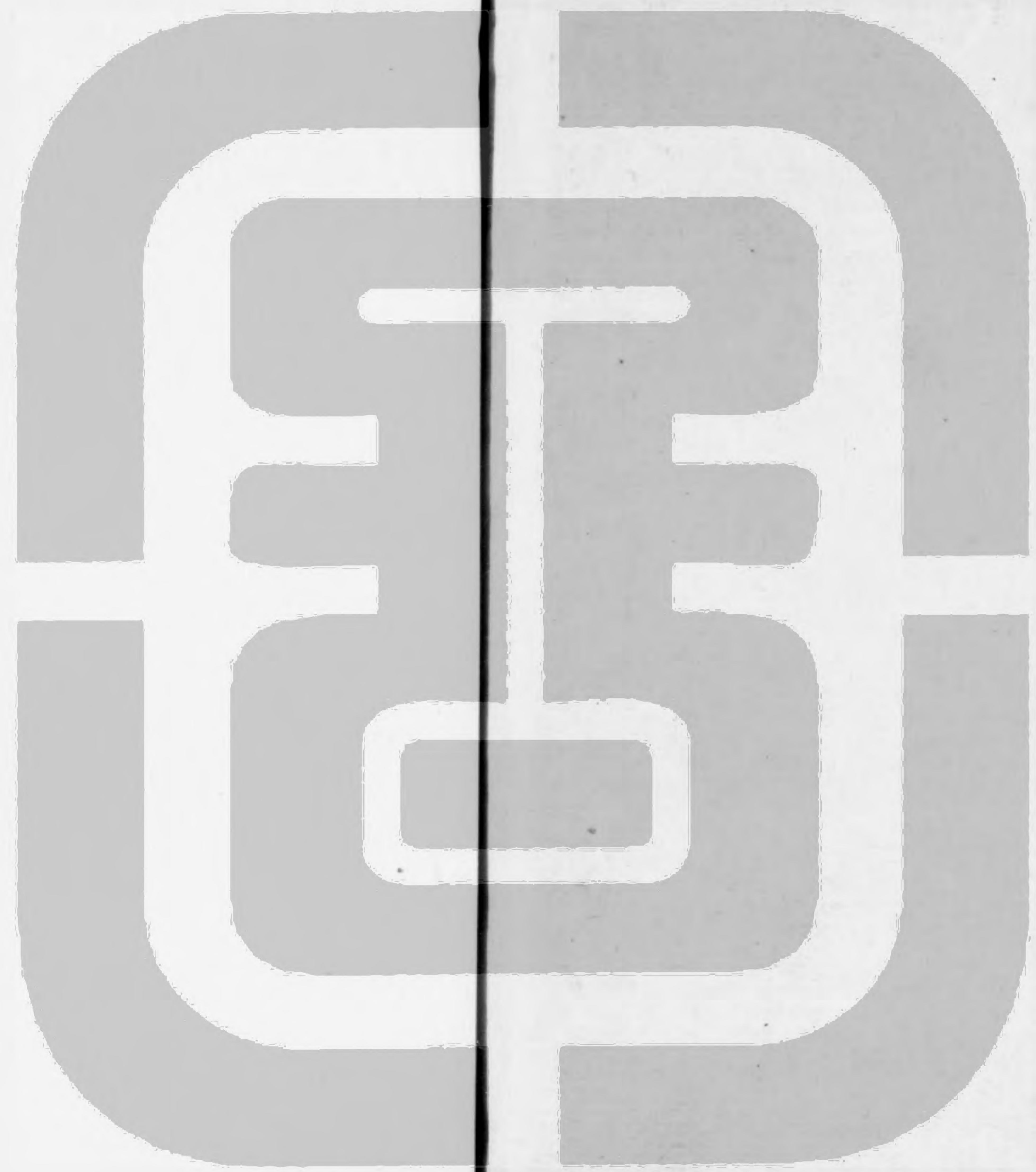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監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合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之其歛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能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以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



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飲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實求升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原自厚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吏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vertical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d the watermark.



